石磨

风 物

黄志昌

石磨是老底子咱宁波农民用来磨粉的一种工具，它是用花岗石或青光石打磨而成的。石磨大小不一，一般情况下，大石磨用来水磨糯米粉，中石磨用来干磨各类豆粉，小石磨用来牵磨芝麻等小食品。石磨并非每家都有，它如同风车、水车、谷砻、石臼之类的大型农器具一样，左邻右舍、三五户农家合着使用。如今，有了碾米机、磨粉机，若想要再见到石磨，已很困难了。

石磨分上下两部分，都是圆形的。上下磨盘的磨合面上凿刻着细槽纹路，起着研磨食物的作用。上块圆盘正中央凿有一圆孔，下块中心处的圆孔中嵌着一圆形木桩，同上块圆孔套合，可拉动旋转。而上块磨盘的正面四周边缘是隆起的，便于盛放被磨食物。食物从圆孔中“漏”下去，称作“进口磨嘴”。上下两块磨盘架于磨架子上，稳稳压住，严严实实，石磨牵动纹丝不动。

“停都没有停，停落要磨粉”，这是过去宁波百姓常说的一句老话。每当过年度节或是雨雪天气，被女主人清理后的石磨就开始运转起来，张家磨完李家牵，磨了米粒磨炒麦，磨声隆隆，香气阵阵。记得小时候，在大人的使唤之下，我是常去推拉这玩意儿的。石磨洗干净后，装上牵磨的把，那把是木头制成的，呈三角形，被吊在屋梁上的绳子左右拴着。牵动磨盘的时候，随着磨把的前后推动，那绳子也不规则地晃动着，有时候会把梁上的灰尘晃落下来，掉入食物里。这时大人总会小心翼翼地用手指把它挑掉。

石磨空磨的时候会发出隆隆的声音，当米粒等食物“喂”进去后，声音就变得糊重了。石磨得有两个人牵，一般情况下，大人牵磨把的前一端，把着舵，小孩握磨把的后一端，在大人的手臂一弯一曲的同时，小孩的磨把也一前一后地跟着拉推。大人一只手把舵牵磨，另一只手还要往磨口里“喂”食。这“喂”磨也蛮有讲究，一般情况下石磨转一圈“喂”一次料。“喂”多了，牵起来就会很重，而且出来的粉也就粗了；“喂”少了，费时费工，效益不高，也是不行的。到过年时，磨得较多的是带水糯米，那磨出来的就是水磨糯米粉。白白糊糊的糯米粉从磨盘里流淌出来，水粉通过磨沟慢慢流到出口磨嘴，随后流到吊在出口磨嘴上的米袋里。米袋口是套在出口磨嘴里的，必须用一条细绳绑扎住，绑得越紧越好，因为米袋要承受的重量可是不轻。石磨咕咕转动着，一圈又一圈，米袋慢慢鼓了起来，米袋的底是坐在木桶里的，米袋鼓起时会渗出水来。

到了困难时期，没有米粒谷麦可磨了，就磨晒干了的狼蕨根、红刺根等，磨根筛粉，做食充饥，艰难度日。石磨沉沉，饥肠辘辘，比起牵水磨糯米粉和炒麦粉来，那真是另一番心情和滋味。

磨完粉，用好磨，必须清理干净，并罩上盖子，等着下一次再用，这是老规矩。石磨用了两三年之后，纹路浅了，如同老翁老妪的牙齿，咬不动食物了，那就得请石匠师傅用铁凿重新锻造一番，这叫“账要算，磨要锻”，宁波人老话一句。

湖光山色陶公村

古 迹

仇赤斌

东钱湖景区的小普陀和陶公岛都去过，但陶公村还是第一次走进。

那次长假期间，没出远门，一家三口到东钱湖去玩。女儿对景区不感兴趣，倒是嚷嚷着要骑三人自行车，从之。我在中间把方向和骑车，夫人在后面骑，女儿就坐在最前面。

自行车晃晃悠悠地向小普陀方向前行，越靠近景区，人和车越多，最后就堵着动不了。停下时，看到左边的一个村子掩映在湖山中。村前湖水荡漾，里面河网交织，房前小舟停泊，山上树木茂盛……一派江南渔村的迷人风光。觉得风景不错，于是就拐了进去。

弄堂狭小，自行车就停在一个空地上，附近还放着两艘小渔船待修。步行在小弄中，心静了下来。就只隔了一座桥，几十米的距离，景区和古村仿佛是两个世界，外面喧嚣，这里宁静。村里保留有很多清中晚期、民国时期的老建筑，沿河的民居经过了整修，木门、花窗、白墙、黛瓦，清丽典雅、古色古香，让人心生欢喜。

村中的民居依山而建，街巷连通，其格局据说是叶脉状，也有说像一条大鱼，游弋在湖中，极有特色。一条条的小弄堂就是鱼骨，据说有200多条。弄堂幽深、静谧，排列看似杂乱，实则有序。房子依地势而建，高低错落，由纵横交错的石台阶相连。拾级而上，青苔不少，很有“苔痕上阶绿，草色入帘青”的意境。在半山腰有一处天然的泉眼——梅泉，细流涓涓汇成了一口古井，是以前村里的水源地。

晒鱼干

（仇赤斌 摄）

陶公村何以得名？据记载，陶公半岛原称伏牛山。相传春秋时期，越国大夫范蠡功成身退，偕西施隐居于伏牛山中。范蠡又名陶朱公，是商人的先祖，后人追念其功，把伏牛山改为陶公山。陶朱公后代繁衍，陶公村即由此而来。但我看村里的门牌，多是许家和忻家，听村民说还有王、余、朱、曹等姓，却没有姓陶的，不禁心生疑惑。

陶公山的山顶有两幢近代的砖混楼房，显得很是突兀。向村民打听，却有故事：这里曾是一所学校，名为陶公山宁波师范学校，建于1960年前后，是宁波师范专科学校的旧址，后改名为宁波师范学院。当时东楼为文科楼，西楼为理科楼，1988年学校易址新建，两楼从此结束使命，荒废至今。

想不到这个小村里还有这样的文脉，怪不得出了这么多人才，看来是有传承的，这在忻氏祠堂得到了确证。忻氏祠堂在村的南侧，靠近湖边，雕梁画栋，规模恢宏，是近年重新修建的。里面有块匾额书有“进士”两字，是表彰清代光绪年间的进士忻江明的。忻江明是中国最后一科进士，当时中榜的宁波人还有5位。陶公村是忻氏聚居地，姓忻的村民有1057人，而全国姓忻的不到10万人。忻氏为何集中在该村？有一种说法是：陶朱公后代为防越王追杀，将“范”改成“忻”，意为心中有斤两，有经商的才能。陶朱公被后人尊称为“商圣”，而忻氏后人外出谋生的委实不少，经商、兴业，闯出了自己的一番天地，有的还漂洋过海侨居异国，成为富豪者不在少数。

祠堂里正好摆有婚宴，中间一张八仙桌是供祖先的，一个阿姨正在斟酒。另摆了18桌，是中午招待亲戚和帮工的。阿姨说，晚上才是正宴，酒席设在附近的度假山庄，有64桌。看来村里的有钱人不少，只是像陶朱公一样，隐而不显。

女儿看得眼馋，我开玩笑说我们也凑份子在祠堂喝喜酒算了。最后是在路旁的一个小饭店吃的午饭，菜是女儿点的，眼光不错。其中有一条新鲜的白条鱼，对剖开，放葱姜，清蒸，出锅前放酱油和热油。鱼肉没有一点点的腥味，似乎还有点甜，应该是刚捕捉上来活杀的。女儿很少吃河鱼，这天也吃了很多，味道是真的好。

饭店老板是外地人，租的房子，但菜味道好，生意不错。村里的外地人不少，和村民相处和谐。依托东钱湖的旅游开发，村民多转行从事驾游艇、开饭店和旅馆、卖小吃等第三产业，也有很多人在景区“上班”，日子过得相当舒坦。

陶公村以路为界，路南房子新建的多，做生意的集中在这里，热闹。路北多老建筑，传统，静谧，生活悠闲，可寻觅儿时的感觉。陶公村是第二批“市级历史文化名村”之一，还在“2013中国最美村镇”评选中获得了“人文奖”，在我看来，名副其实。

甬城绘

白鹘桥

小桥大历史。白鹘桥，一座古朴简陋的小桥，建造年代无从考证，但它见证过宁波历史上辉煌的一页：侵占宁波的日本军队就是在白鹘桥边缴械投降的。

据《鄞县通志》和《宁波市志》记载，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，9月15日，侵占宁波的日军投降代表、“浙东联络部”部长草野昌藏在江东白鹘桥上签下投降书。从此小小的白鹘桥便成为侵略者可耻下场的历史见证者。

（丁安 绘）

儿时爆米胖

回 味

陈旭东

爆米胖，一直是儿时让人既怕又欢喜的事情。欢喜的是，心中盼望的米胖马上就在眼前；害怕的是，那一声巨响，足以震破耳膜。

儿时在北仑大碶老街的末端长大。每当放寒假之时，除了此起彼伏的鞭炮声，便是爆米胖的巨响响彻云霄。听到这“雷声”，我一蹦三尺高地跑去看。有时在街上与小伙伴玩，看见爆米胖男人佝偻着的身影，我们就立即停下所有的玩耍，一窝蜂地跟去。他走，我们跟着走；他停下来，我们也不走了。

那个爆米胖的男人，大人们叫其“长发”，脸上似乎有永远抹不去的黑，身材魁梧，身后跟着小个子女人，应该是他的老婆。长发伯推着木头推车，上面放着他的吃饭家什，巨大的响声是从这台机器中发出的。女人背着个大竹筒，那是一种前面大后面略小的竹筒，有点像竹篓。一大一小的两个人慢慢走着，车子到薛家祠堂门口停下，那里有块空地，青石板铺就，正好安放他们的家什。

爆米胖的家什，主体部分像花瓶，两端凹进，中间凸起，呈圆鼓状。前头家什有盖，起阀门作用。准备工作是，让它翘起来，打开前盖，把大米、年糕片、六谷（玉米）等各户人家拿来的粮食放进去。来爆米胖的人都希望多放进去一些，因为长发伯把自己的家什称为“车”，费用是按照一车一车算的。往往是，粮食倒着倒着，长发伯会用沙哑的声音大吼：莫塞了，再塞就爆掉嘞！初听此话，大家哄堂大笑，本来爆米胖就是要爆的嘛。不过，大家也不敢多塞，他说停也就停了。

于是，他把前部的盖子盖好，用一根铁棍插入盖子顶端的洞眼，仔细旋紧，抽出。把他的“车”架在底架上，检查一下后面的小仪表（像闹钟，蛮先进的），然后，长发伯坐定在他的木凳上。女人引燃木柴，在圆鼓下方生起一堆火，火渐渐烧旺，长发伯右手抓住后方的铁柄，像转轮盘一样转起来，神情相当严肃。这我理解，就像我们做作业那样，一定要认真、专心。长发伯一声不吭，女人不断添着小木柴。我们可不甘寂寞，绕着柴火转圈，互相打闹。有时差点踩着长发伯的柴火和家什，被他瞪一眼后散开；有时趁着他不注意，会去摸摸“车”的手柄，他倒不怎么在意，只是沉默着、沉默着……脸像他的车那么黑。

转着转着，他会停下来看看那个小仪表。此时，前面似有白烟缥缈，那个圆鼓仿佛涨大，一时间，柴火的烟气、孩子们的童音、女人们的闲话声、五谷杂粮蒸腾的香味萦绕其中……长发伯看了看“车”与柴火，看了看他的女人，也看了看他的大竹筒。他的老婆就知道，收钱的时刻马上到了。于是她抽出些底下的柴火，麻利地铺上麻布，将大竹筒放好。

此时有些小毛孩纷纷屏住气，捂紧耳朵。胆子小的女人退入祠堂内，关上大门。作为勇敢的男孩子，我们不会后退，只是神情紧张地等着这一伟大时刻的到来，轻捂耳朵……长发伯等火弱下去，再看看仪表，神情无比严峻。似乎要发射导弹，再次翘起他的“车”，两手抓住手柄，将脚用力一踩，只听“嘭”的一声巨响，前盖弹开，白花花的米胖、六谷、年糕胖争先恐后地冲出来，哗啦啦地散开一大摊。说时迟那时快，躲得远远的人群霎时涌向同一目标，大笑着，哄抢着，释放刚才积压的紧张情绪。都是街坊邻居，抢着吃吃，反而味道更好。

“巨雷”声听得多了，也就不怕了，只剩下欢喜。仿佛是一场提早过年的聚会：有小伙伴们可以嬉闹，有免费的“嘭嘭”声，比鞭炮更响。那可是儿时难得的狂欢啊！

父亲与碶闸

慢时光

谢良宏

老家鄞州瞻岐原有一个名闻全省的盐场，盐场建成那年恰逢联合国恢复我国成员国的席位，故取名为“联胜盐场”。20世纪70年代起，父亲就在盐场上的三门碶闸里整整守候了22年，直至他退休回家。

盐场位于合岙村的东南面，一眼望去，是星罗棋布的盐田，滩田间夹着多条纵横交错的银白色水带，其中有两条是用来纳潮和排淡的。数公里长的高标准海塘把汹涌的潮水挡在了堤外，2500多亩标准化盐田产出的优质原盐源源不断运往市区供应市民，还调拨到全省乃至全国各地。

联胜碶位于两条高标准海塘的中间，介于大礁山与包袱山之间。当我相隔10多年，再次来到父亲曾工作过的碶闸房时，境况已大不一样了：几根粗大的螺杆一字形排开，碶座下各有一台电动启闭机，旁边还摆着一台柴油发电机，这是以备台汛停电时用的。那天去时正下着雨，排淡河上的水正在不断上涨，闸内的操作人员往墙上轻轻一摁按钮，霎时间电动机隆隆飞转，闸门的螺杆徐徐上升，碶下的河水穿闸而出，直奔大海，一泻千里。见此情景，站在一旁观看的我真是感慨万千：“如今碶闸的条件，今非昔比，做梦也想不到啊！”

1971年，联胜塘由当时镇海、鄞县的3个公社13个大队的数万名民工围垦开发，人们夯实滩田，平整建设干得热火朝天。父亲作为一个生产大队的代表，被抽派到盐场临时组建的围塘指挥部工作，后又下派到盐场最前沿，做起了砌塘造碶闸的丈量斟察工作。白天与弹涂鱼、红钳蟹出没的泥涂为伍，晚上则枕在用油毛毡搭起、树桩支撑、木板铺就的简易床上睡觉。夏天，常热得难以入睡，只好坐起来数星星。冬天，刺骨的寒风直捣被窝，冻得人瑟瑟发抖。曾记得有一支砌塘造碶闸的队伍，为首的是一位40岁开外的中年男子，长着一脸络腮胡须，待人却和蔼可亲，工作很卖力，为宁海桑洲人，父亲让我喊他为“葛伯伯”。宁海桑洲人向来以砌塘造碶闸的手艺出名，并以四海为家。

砌塘造碶闸时，我正读小学三年级，放暑假来到父亲的身边。白天捉鱼摸蟹很有趣，晚上就睡在简易房里，听潮涨潮落的声音。有一天夜里我正做着梦，突然间觉得有人背起我就走，我一下子被吓得哭起来。父亲大声对我说：“阿良，这里潮水涨进来了，快走！我们快到对面的大礁山上去避一避！”我睁开眼睛一看，潮水已涨到床铺底下了。我们及时躲到了高处，那一夜我依偎在父亲的身边迷迷糊糊地眠着。直到一觉醒来，东方已发白，一轮红日从地平线上喷薄而出。这一次的经历让我永生难忘。

前年春节，我带着全家老小，再次站在标准海塘上，塘堤上游客不绝、车辆穿梭，海风吹吹，真是思绪万千，不禁又回想起联胜塘的过去。那时周围一带荒无人烟，白天尚有人上泥下涂，捉鱼摸蛏。而一到晚上，则海风呼啸，潮水滔滔。每年的寒暑假，我都去父亲的碶闸房里小住，碶闸房的闸门当时是用钢筋水泥铸成的，没有电动装置，连与外界联系的电话也是用手把子摇的，靠总机转接，而开闸、关闸全凭肩挨手推。由于碶闸地处下游，地势低洼，经常遭遇洪涝灾害。尤其是每逢暴雨、台风天，父亲就彻夜不眠，值班守候，寸步不离。眼紧盯着闸外的潮水，一旦稍退，就立马开闸排水。碶闸门一般高七八米，父亲像赶牛车似的一圈一圈地旋转，常累得气喘吁吁，整个启闭过程需要一二个小时。第一、二孔，内外水位持平，水压尚不高，用双手推杆还能勉强地过去。但到海潮大落时，水位内高外低，此时的水泥碶闸门仿佛有千钧重，光靠手推就不行了，只能用肩膀一点一点地用力顶过去。

一天两次潮汐，昼夜多次启闭，每次启闭，分秒必争，父亲身上常常是湿了又干，干了又湿。听父亲说：“开闸排水很有科学讲究，早开不行，迟开又不行；少放不行，多放也不行。要随时随地观察当时情形，还要掌握潮汐的间隔时间并分析大小潮情况等。”

长住海塘，条件艰苦，那时候自行车很少见，家与碶闸间的七八公里路程，全靠父亲两只脚疾步行走，天天、月月、年年如此。当时我们一家六口，全凭父亲那点微薄的工资来维持生计。平时父亲就利用荒塘野坡植棉、种菜来补贴家用，直至我们兄妹四人成家立业，娶妻、出嫁用的被棉花絮还是父亲一年年积攒下来的。

父亲日出而作，日落不息，与碶闸相伴相守，危难与共，一晃22年过去了，他要退休回家了，他还真有点依依不舍。退休回家后，前几年还时刻惦记着碶闸，偶尔抽空会跑去看看，与碶闸的后任管理人聊聊说说，真是难为了他对碶闸的一片痴情。

时间过得很快，退休20多年的父亲，虽然动了两次大手术，80多岁的人看上去腰板依然硬朗，走路、说话、做事还是一副急吼吼、噔噔响的样子。他时常跟我们开玩笑：“我有如此这般的身体，全靠这20多年来的长途跋涉，算算路程也可以绕地球一圈多了。再加上每天迎着晨曦，守着碶闸，吮吸着天然氧吧，也是我延年益寿的原因吧。”

去年春节回老家过年，我听镇上的一位同学讲，父亲原工作过的那一带，已通过进一步的开发论证，盐场要全面开发了……昔日落后凄凉的荒屿山边陲地，如今演变成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滨海工业开发区，映入眼帘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……我现在忖忖，到我这一辈退休回老家时，说不定，家乡又变样了，变得我不认得了……